

## 唐人小说中的长安都市

作者：□朱玉麒 来源：《光明日报》 时间：2009-04-29

小说是城市的文体，中国小说在唐代的独立，无疑与城市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城市的形制影响着小说作品对社会的反映，也影响着读者对作品理解的深度。

唐代的都城长安是对隋代大兴城的继承。这个伟大城市的建设与大运河的开凿一样，成为隋帝国国力兴盛的标志。发生在大兴城的最著名的故事要数“破镜重圆”了：陈朝的太子舍人徐德言与陈后主的妹妹乐昌公主结为夫妻，因预感到天下将大乱，“乃破一镜，各执其半”，相约离散之后，在每年的正月十五举破镜到都城集市中高价兜售。隋灭陈后，乐昌公主被杨素掳入都城，徐德言历经艰险，果然在都市中与妻子破镜重圆。

作为中古城市的典型，隋唐长安城反映了城市建设史上坊市分离的特点：居民的住宅——110个被称为坊的社区由高大的坊墙包围，而商业贸易的集市被圈定在城市中间对称的两个地方——“西市”和“东市”。任何一个初入长安城的旅人只要提及贸易的集市，都可以被轻而易举地指向两市。公共场所（市）与时间（正月望日）的确定性，正是在这里发生“破镜重圆”可能性所在。

城内东南的曲江游览区，更是士女游览的首选之地：北边的乐游原是李商隐感叹“夕阳无限好”的古原；南侧的曲江池，则因汇聚多条曲折的溪流而成为杜甫吟咏“桃花细逐杨花落”的水湄；西去雁塔和杏园，更是风光一时的新进士“题名”、“探花”之地。围绕着进士游历，长安的春游在曲江达到高潮。最精彩的表述，是小说《李娃传》：进京赶考的郑生沦落为西市凶肆的挽郎时，他的父亲不能忍受浪子败坏门风，专门将这个孽障儿子携“至曲江西、杏园东，去其衣服。以马鞭鞭之数百。生不胜其苦而毙，父弃之而去”。郑父的隐衷，正是借这一举行新科进士曲江之宴的地点，来发泄对其子放弃举业、沦落无望的愤恨。

在温庭筠这一唐代城市文学的多面手笔下，曲江被赋予了各种文体的表述和描绘。在《华州参军》这一可称为“人鬼情未了唐代版”的传奇中，温庭筠开篇即道：“华州柳参军……罢官，于长安闲游。上巳日，曲江见一车子，饰以金碧，半立浅水之中。后帘徐褰，见搵手如玉，指画令摘芙蓉。女之容色绝代，斜睨柳生良久。”曲江作为长安坊里的公共风景区，在清明前后的“旅游黄金周”中，柳参军与崔小姐于此邂逅，从此开始了生死与共的曲折故事，不能不说是温庭筠精心设置的关目。


比温庭筠稍后的裴铏名篇《昆仑奴》，记载了奇侠昆仑奴磨勒成功地帮助主人崔生从一品勋臣家盗出红绡妓结成姻缘的传奇，堪称近世流行的“武侠小说”之鼻祖。这一传奇的曲折性不仅在昆仑奴巧盗红绡妓，更离奇的情节是失踪的红绡妓两年之后忽然又被一品勋臣的家人发现。作为故事转折、引出小说高潮的这个细节，也同样来自难于克服的“曲江”诱惑：“姬隐崔生家二岁，因花时，驾小车而游曲江，为一品家人潜志认，遂白一品。”在这里，长安地理空间的开合隐显对比被充分地展示出来：一方面，长安坊里的封闭性，可谓“万人如海一身藏”，两年的隐伏，可以同在一城而无人知晓；另一方面，如曲江等公共空间，又如唐诗所谓：“相寻不见者，此地皆相遇。”（刘驾《上巳日》）红绡妓在曲江的出现与被发现，是长安城郭的地理风俗之必然。因此无论是故事的开端，还是高潮的迭起，小说家无不青睐于以曲江作为遇合地的设置。

当坊市制度这一中古城市的形制圈定长安的形象时，其“围城”的风貌并没有阻隔人类的交流，反而营造出都市生活独特的遇合场景。后世评价唐人小说“小小情事，凄婉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洪迈《唐人小说

序》），无疑包含着对小说家布置人物地理环境匠心的褒扬在内。随着宋代以降坊墙消亡与集市的兴盛，人物的遇合不再受到坊市隔绝的限制时，这一唐代文学中的都市情调反倒逐渐消散，被称为“看官”的读者再度领略的，只能是白话小说中一个近世中国的宋元城市风韵了。

[首 页](#) | [机构设置](#) | [编辑风采](#) | [往期回顾](#) | [社会反响](#) | [广告征订](#) | [关于我们](#)

您是本站第 位访客

 友情链接：

地址：北京市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邮政编码：100720

总 编 室 Tel: (010)64076113 Fax: (010)64076113 E-mail: zbs\_zzs@cass.org.cn  
事业发展部 Tel: (010)64033952 Fax: (010)64033952 E-mail: fxb\_zzs@cass.org.cn

版权所有©2002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